

将缉米珠流苏及翠花嵌珠宝手镯等类,整件盗取者,为数甚巨(品类、数目均详见调查笔录及附表),均一律占为己有。

当事人吴瀛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!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,彻头彻尾的害人,必欲置易培基死地而后快。其实这些事与他无关。

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?1932年8月故宫第三次处理库存多余物品之后。当时,宫中积存清宫遗留物品很多,有部分已存了几百年或几十年,行将腐坏变质,如绸缎、皮货、茶叶等,还有些金银器皿已破损,理事会于1929年4月10日决定将这批物品作价处理。当年5月5日,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了这个决定。处理过程中,监察、检验十分周密,临卖前还开展览两周。然而,就在第三次处理物品后半一个多月,即有人向北平政务委员会匿名控告易培基擅自处分故宫物品,盗卖故宫古物。

还有,有一次李宗侗某处点查发现了一匣玺印,是乾隆皇帝预备用在他所藏书画上的鉴赏印,即外间所称“乾隆五玺”中的一方。他恐怕为古物馆人所得,或者用来假造内府藏件,所以特地收来交秘书处特别保存。这件事,本应提出来经过讨论集中做一个公开的特别处置,而不应零星地由秘书处随意保存。但要说是盗宝,不免小题大做。

吴瀛说还有一份墨迹,大约是请客时提出来研究,因为时间晚了,暂行保存,尚未归还。这些都有记录,都是公务行为,

并无情弊。后来文物南运事忙,成了积压之事,没有理清楚则有之,疏忽可说,决与盗宝无干。

有没有关其实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人要借此机会搞倒易院长以取而代之,这个人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兼文献馆馆长、国民党右派元老张继。国民政府1929年2月公布易培基为院长前,曾有人推举张继为副院长。但因有人反对才作罢,而易培基是站在反对他担任副院长这一边的。于是,国民政府公布院长人选时,只宣布易培基为院长,张继没有做成副院长。所以张继对易培基怀恨在心,伺机报复。还有一点,张继原本想要由他来主持故宫文物南迁事宜,去西安,两万元文献迁移费由他支配经管,但是结果宋子文却否决了这一提案,张继怀疑是易院长和他的女婿从中作梗,更是恨上加恨。

因为这场莫须有的“盗宝案”,易培基在上海因为积愤,新旧病同发,病倒了。弥留之际,吴瀛去看他。易培基托吴瀛代拟遗呈为自己做最后的辩护:“至莫须有之狱。复以多病之身,不堪囹圄之辱。未能立时到案。始意养息待时,以求昭雪。”

他身后的情形多少有些凄凉,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,包括马衡等人,都没有再去看他。连他的女婿李宗侗,都因为怕事,而没有参加葬礼。

人情淡薄,一至于此。

单士元在《我在故宫七十年》中也对此事大抱不平,称对于易院长盗宝一事,“当时博物院职工人员既无所见,亦无所闻,

2000年  
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,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杜正胜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,并推动故宫南部院区之规划设立。

2000年1月21日  
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》首发式在故宫兆祥所举行。

2001年10月



《故宫珍本丛书》共731册全部出齐。自1996年5月至2001年10月,影印收录馆藏善本书1100余种和1700余种清代南府和升平署戏本、档案。朱家潜任主编,杨新、徐启宪任副主编。

2001年11月13日

故宫博物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。

2002年

启动故宫百年来的大规模修缮,并将持续到2020年。

2002年5月21日

《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》首批文集出版发行。

2005年

80周年院庆之际,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进行了首次公开对话。

2009年2月14日

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,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。

2009年3月1日

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。

2010年

历时七年的第五次藏品清理工作于年底结束,经过清理,院藏文物共29大类,总计1807558件,而《院藏文物总目》进入编写、出版阶段。

2014年1月6日

故宫博物院全日闭馆谢客,正式恢复了中断20余年的每周一天常规休息。同日,太和殿启动1994年来第一次彻底保养。

2015年

故宫博物院将迎来80岁生日。为庆祝自己的九十华诞,改陈、新办20个展览,尤其是“石渠宝笈特展”火爆异常,成为社会热点。整理/河西